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呂雲棟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讀詩質疑卷十四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曹

鄭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

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

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

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嚴氏曰奢則國必敝刺奢而言衣裳楚楚者舉一

端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傳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楚楚鮮明貌

鄭箋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死亡之無日如渠畧然　朱註此喻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也　吕氏曰賢者憂其君之將亡曰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　嚴氏曰見當時在位無一可依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為憂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服蒲北反

興也　朱註采采華飾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説

興也　孔疏掘閱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　鄭箋麻衣深衣也諸侯朝朝服夕則深衣　毛傳如雪鮮絜也　鄭箋説舍息也

吕氏曰曹君方修絜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蜉蝣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詩以蜉蝣之羽興衣裳之楚楚而朱註

則全篇皆指蜉蝣似於於我歸處未可通也毛傳蜉蝣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似反以昭公不能修飾衣服為不如蜉蝣失詩意矣今從箋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虞惇曰賦也　毛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也祋殳也　朱註之子指小人也　毛傳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

赤芾乘軒

孔疏賢者之官不過侯人是遠君子也服赤芾者三百人是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三百赤芾爱小人過度也　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　毛傳鵜洿澤水鳥也　蘇氏曰梁魚梁　嚴氏曰鵜之在梁猶小人在高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顧氏詩本音咮古音注媾古音故

興也　毛傳咮喙也媾厚也　張氏曰不稱其寵厚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薈蔚婉孌一句中自為韻

比也　毛傳薈蔚雲興貌隮升也婉少貌孌好貌

蘇氏曰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山之升雲薈蔚

而上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彼候人兮二句正言曹君之用小人而朱子以為興非也維鵜在梁毛傳誤不遂其媾季女斯飢鄭箋誤今俱正之　又按唐太學博士施士丏說詩云梁人取魚梁也鵜自合求魚

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也此說見朱子韓昌黎

集註附載之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虞惇按詩意言君子用心之壹而序云刺不壹者刺曹之無此君子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　毛傳鳲鳩秸鞠也　孔疏如結心不放也
毛傳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也君子執義一則用心固　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遠暴慢正顔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
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故為是拘拘者哉葢和
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其心之如
結於内者從可知也　說苑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
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興也　毛傳在梅飛在梅也　鄭箋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毛傳弁皮弁也騏騏文也

朱註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孔疏鳲鳩在桑而子異木者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蘇氏曰帶伊絲矣而弁不騏則為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

故周旋反復視之如一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一不可得也既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興也　朱註忒差也　朱氏曰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於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興也　鄭箋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朱氏曰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於身

蘇氏曰鳲鳩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宜其無所不從然而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嚴氏曰鄭之褰裳思大國之見正齊桓未霸也曹共之時晉文霸矣襄王命之為侯伯而下泉顧思明王賢霸何耶文之於曹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而欲甘心焉後乃僅以貨免文寧能恤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隔句韻

虞惇曰比也　毛傳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　朱註苞叢生也　毛傳稂童梁也　許氏曰愾太息也

孔疏周京周之京師也

朱註寒泉下浸苞稂見傷喻王室陵遲小國困弊也

孔疏念周京者思古明王也有明王則無此困矣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也　毛傳蕭蒿也　朱註京周猶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也　朱註著筮草也　孔疏京大師衆也公羊傳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興也　毛傳芃芃美貌　孔疏有王有從王之事也　毛傳郇伯郇侯也　鄭箋文王之後為周伯治諸侯有功　孔疏勞者以恩德勞來之傷今之不然也　毛傳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錢氏曰明王在上四國共禀一尊又有方伯以時廵

省之陰雨之膏非下泉之冽也黍苗之芃非苞稂之浸也此周京之所以盛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程氏易傳曰剥上九諸陽消剥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其亂可知亂極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陳氏曰亂極而不

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人道絶矣聖人於變風之極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呂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王氏曰檜亡東遷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删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苞稂之稂鄭改爲京正義云草木見有名京者未知鄭何據也四國有王朱云四國既有王矣語意殊晦今從舊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讀詩質疑卷十四

讀詩質疑卷十五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豳

鄭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

之地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朱註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

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棄子不窋用失其官

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自邰

居豳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周之王業自此興

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受天

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幼不能

踐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

以戒成王謂之豳風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

周公而作之詩附焉　春秋傳吳季札觀周樂為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

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孔疏此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美刺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豳風鴟鴞以下亦

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豳風也 蘓氏曰七月之詩言后稷公劉勤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文武受命功未及究而沒成王尚幼恐其不能承以墜先公之功是以周公當國而終成之故七月者道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也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者重王業之艱難也然是詩言豳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

也以為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為風而不得為雅也　范氏曰豳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覇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朱氏曰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劉氏曰公劉之

詩言政事也七月之詩言風俗也故一為雅一為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朱註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眞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康寧蓋與無逸同

一意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火古音燬後並同火衣平上通一韻發烈褐歲去入通一韻耜趾子畆喜一韻此章凡三韻

賦也　朱註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七月也　蘇氏曰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　毛傳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　朱氏曰火星中而寒暑退以六

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毛傳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者十之餘也　孔疏一之日斗建子周正月也二之日斗建丑殷正月也　朱註變月言日是月之日也　毛傳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　鄭箋褐毛布卒終也　孔疏三之日斗建寅夏正月也于於也耜田器也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晚寒温亦晚三之

日於是始修耒耜也四之日斗建卯夏二月也　毛傳舉趾舉足而耕也饁饋也　朱註少壯在田其老者率婦子往饋也　毛傳田畯田大夫也　歐陽氏曰喜者喜其勤農樂業也

孔疏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之意

鄭箋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

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　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　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先著寒之候　朱氏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

首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朱註一之日二之日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章凡三韻

賦也　毛傳再言流火授衣者將陳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　鄭箋載之言則也陽溫也　毛傳倉庚黃

離也　鄭箋倉庚鳴可蠶之候也　毛傳懿筐深筐也遵循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鄭箋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之　孔疏遲遲日長而暄也　毛傳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

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物化也　程氏曰殆庶幾也　朱註公子豳公之子也　鄭箋有與公子同

歸之志欲嫁焉

孔疏此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　范氏曰男莫不

耕女莫不織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張氏曰此意次於耕織者重昏嫁本人情　鄭箋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此章凡四韻

賦也　毛傳將陳女功自始至成故又本流火為言萑亂葦葭也豫畜之為來歲之曲薄　朱註蠶月治

蠶之月也　鄭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孔疏隋
銎曰斧方銎曰斨遠揚遠枝揚起者也　蘇氏曰取
葉存條曰猗女桑柔桑也女桑不枝落就樹采之其
條猗猗然也　毛傳鵙伯勞也　鄭箋五月隂氣至
伯勞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孔疏績緝
麻也　毛傳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
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　朱註蠶績所
成皆染之其朱者則以供公上厚於所貴不敢自愛

也　程氏曰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孔疏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此章陳女功自始至成之事　陸氏曰倉庚知分鳴鶪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鶪鳴可績之候也　朱氏曰上章之求柔桑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之畜萑葦為明年養蠶計也葢豫而又豫矣　朱氏曰此詩獨不言三月令以月令證之蠶月

條桑其三月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裘渠之反此章凡四韻

賦也　毛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　嚴氏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故曰物成自秀葽始　毛傳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墜也　孔疏落葉謂之蘀　鄭箋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　孔疏貉狸皆

獸名　鄭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其同君民因習兵俱出田也　毛傳纘繼功事也
孔疏繼續武事農隙習之不忘戰也　毛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　孔疏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為皮裘以助之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仲冬捕獸者為來年用之也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註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戰鬬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革不可以空設田獵蒐

狩以閑之美先公禮教備矣　李氏曰田獵取獸以充賓客籩豆國君之庖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愛上之無已也　虞惇曰上章陳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此章陳女功之助所以終首章無衣無褐之意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戸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章通一篇子歲二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斯螽蚣蝑也　陸氏曰莎雞絡緯也　孔朱註動股躍而以股鳴也振羽飛而以翼鳴也　孔疏宇屋霤也　鄭箋自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朱註穹空隙也　毛傳窒塞也　孔疏熏鼠令出其窟也　毛傳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　孔疏改歲者仲冬陽氣始萌歲事將改也

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

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早矣　孔疏豳人告妻子以穹窒墐户之意言我所以為此者以改歲大寒當入此室居處也　何氏曰室邑中之室也去田廬而入處此室也漢書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虞惇曰自求桑至此一歲之女功止故此章陳避寒之事以終首章卒歲之意也　吕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

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耳　朱氏曰夏書甘

誓言怠棄三正則三正之通行自古而然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此章凡三韻

賦也　毛傳鬱棣屬薁蘡薁也　吕氏曰葵承露也

菽大豆也　毛傳剝擊也春酒凍醪也　鄭箋介助

也　王氏曰酒所以助養氣體也　毛傳眉壽毫眉

也壺瓠也　朱註食瓜斷壺去圃為場之漸也　毛傳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樗惡木也

鄭箋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養老之具是謂豳雅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養農夫之具也　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　朱註果蔬棗酒以供老疾奉賓祭瓜壺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虞

惇曰此章陳飲食之事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稼古音古後同穋圃夫平上通韻穋步二字不入韻從李因篤說也此章凡四韻

賦也 鄭箋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納禾稼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 朱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

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　鄭箋同聚也　董氏曰宫功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歳不過三日

鄭箋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　毛傳綯絞也　鄭箋亟急也　毛傳乘升也

孔疏播種也　朱註亟升其屋而治之葢以來歳將復始播百穀不暇為此也　張氏曰不待督責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動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矣易所謂終則有始也　陸氏曰絲事方息而麻事尋興野功既訖而宫功隨至藏蔬於其秋以助不給之冬索綯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　虞惇按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為四十凡百穀故詩曰播百穀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首二句韻未詳吳棫韻補陰於容反此章凡三韻

賦也　朱註鑿冰斬冰也周官凌人正歲十二月令斬冰　毛傳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　孔疏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幽土晩寒故正月藏冰也蚤朝也　朱註韭菜名孔疏月令仲春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時

韭新出也　毛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犬大夫加以羔羊　孔疏躋升也　王氏曰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　毛傳疆竟也　鄭箋上章備寒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飲酒既樂欲君大壽無竟是謂豳頌　張氏曰豳民忠愛其君既勸趣其藏冰備暑又相戒以速畢場功殺羊舉酒祝公萬壽也　呂

氏曰周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躋彼公堂　虞惇曰自六章以下皆陳農圃飲食收穫燕饗以終首章重食之意　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藴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至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病喪浴冰無不

及申豐有言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王氏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

此觀之人固不可自恣也　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
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
集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
朱註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
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
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今考之
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
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

然一篇之中劉拾分碎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者又疑以七月一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為風或為雅或為頌又或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朱註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故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

王　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
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
鴞以貽王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
救亂也　申公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
避居於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
作此詩貽成王欲王省悟以脩殷全篇以鳥之育
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為之言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顧炎武詩本音予室上入通韻勤閔平上通韻

朱註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鴞惡鳥也鬻育閔憂也　彭氏曰鴟鴞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也

朱註託為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爾既取我子矣無更毀我室也以我恩勤篤厚鬻養此子甚可憐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喻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危王室也　李氏曰言子非不愛尤惜其巢也　劉氏曰此詩歸罪武庚而於三叔則

閔惜之為親者諱也書大誥亦然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　毛傳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鄭箋綢繆纏緜也下民巢下之民也

朱註鳥之為巢如此喻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　孔疏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或敢侵侮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　毛傳拮据撠挶也　朱註捋取也　毛傳荼

萑苕也　朱註蓄積租聚也　王氏曰卒盡也　毛

傳瘏病也　朱註室家巢也

蘇氏曰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

瘏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

朱註喻已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

集故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哓哓

比也　毛傳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哓哓懼也

蘇氏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　朱註喻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告王不得而不汲汲也

孔疏周公言成王幼弱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危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虞惇按此詩當以金縢為據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敘次甚明而鄭氏云周公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作詩之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武庚管蔡也斯得者討而誅之也

鄭氏於金縢註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於此詩則云成王多罪周公之屬黨周公言此諸臣乃世臣子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絶其官位奪其土地其說支離穿鑿最為無理毛公云鸞稚也稚子成王也亦非是歐陽氏辨之詳矣今從朱　又按金縢周公居東罪人斯得居東東征也居東而誅管蔡東山

破斧二詩其明徵也朱子作詩註初不主鄭說後與蔡仲默論書手帖又云從鄭氏為是語録云管蔡流言成王未知罪人之為誰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人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按上文明言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何得云未知罪人為誰元儒金履祥又云東征乃東行非東伐也按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東山亦云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又豈得云東征非東伐乎朱子誤主鄭氏而諸儒復從而附會之故今録朱子詩集註而復具論之如此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李氏曰周在豐鎬管叔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　朱註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而作此詩以勞歸士也　申公說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作此詩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此章凡三韻章首歸字隔二句與下歸悲衣枚為韻四章隔二句與下飛歸錯綜為韻二章三章又音首章而獨韻起皆詩用韻之變格古樂府及唐人詩餘長調亦有獨韻起者此顧夢麟說也李因篤曰二章之實室三章之垤室窒至亦皆與歸字平去入通韻是未嘗無韻也末四句隔句韻

賦也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也　毛傳慆慆言久也濛雨貌　朱註裳衣平居之服也　毛傳士事也

鄭箋行陣也　孔疏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以止語也　朱註蜎蜎動貌　毛傳蠋桑蟲也

鄭箋烝久也　朱註敦獨處貌

鄭箋此叙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范氏曰人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　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　呂氏曰役久則衣敝制為

平居之服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陣也　朱註其在塗也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久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所謂敘其情而閔其勞　程氏曰首四句言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凡四韻實室宇戶隔句韻畏懷平

去通韻

賦也　毛傳果臝栝樓也　陳氏曰施延也　郭氏曰伊威鼠婦也　毛傳蠨蛸長踦也　程氏曰町疃廬傍畦壠也　朱註鹿場鹿以為場也　毛傳熠燿螢火也　鄭箋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憂思耳　朱註此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章凡三韻垤室窒至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鸛水鳥　毛傳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　鄭箋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洒灑掃拚也穹窒窮塞鼠穴也　王氏曰聿遂也　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也

朱註婦方灑掃之後而征夫忽已至矣顧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

虞惇曰蓋閔行役之久而深幸室家之相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凡三韻飛歸羽馬隔句韻縭古音羅

賦也 鄭箋倉庚仲春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 毛傳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儀之多也 嚴

氏曰嘉美也歸而新昏固孔嘉矣舊昏之相見其樂當如何哉　鄭箋極叙其情樂而戲之

朱註未至而思旣至而樂此皆情之至切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咏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為何如哉葢古者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此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我心西悲傳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意旨殊勝然非詩本義也勿士行枚箋云善兵者不陣亦太迂有敦瓜苦其新孔嘉俱不如集註之善熠燿宵行註云宵行蟲名按爾雅及埤雅諸書俱云熠燿螢火也朱子避末章之熠燿而改宵行為螢火於經傳未有所據今從舊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虞惇按此乃美周公之詩非惡四國也傳承序之誤遂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者非是　孔疏書傳稱周公二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申公說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　朱註四國四方之國也　毛傳皇匡將大也

朱註東征之役破斧缺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蓋將使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後已非欲自救其身已也其哀我民人之德豈不大哉　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自為計則得矣而未免於小也惟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為大　范氏曰舜封象周公誅管蔡迹雖不同其道一也象之禍及舜而已管蔡啟商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非周公所

得私也安得而不誅之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錡古渠木反

賦也　陸氏曰錡鑿屬　毛傳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　毛傳銶木屬遒固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毛以斧斨喻禮義鄭以斧斨喻周公成王比擬失倫皆不取集註以此為從軍之士答前篇東山之詩亦未敢信為然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此蓋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還周公之道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朱註比也　毛傳柯斧柄也

蘇氏曰伐柯必用斧取妻必用媒王欲治國則當還周公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虞惇曰興也　鄭箋則法也之子斥周公也　朱註籩竹豆也豆木豆也　毛傳踐行列貌

虞惇曰伐柯之則即在所執之柯王欲還周公列籩豆為相見之禮則見之矣惜乎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云成王既得雷風之變欲迎周公而羣臣猶惑流言疑於王迎之禮故刺之此衍說也伐柯伐柯毛云禮義亦治國之柄匪媒不得鄭云成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此曲說也朱註云首章喻東人見公之難次章喻東人見公之易之子指其妻而言亦非是下篇之子指周公則此章之子亦指周公首章屬比而次章屬興故今採程氏蘓氏之說

而以臆見參之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思之切而責在朝之人不速還公也　申公説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興也　毛傳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孔疏大魚而處小網非其宜也　朱註我東人自我

也之子斥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公但畫降龍龍首卷然故曰袞此東人喜見周公之辭也

歐陽氏曰袞衣繡裳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　毛傳遵循也　孔疏渚小洲也　朱註女東

人自相女也　毛傳再宿曰信

鄭箋鴻飛戾天而今遵渚喻周公處東都失其所也

朱註公歸豈無所乎於女信處而已　歐陽氏曰

言終當歸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　孔疏高平曰陸　朱註不復言將留相王室

不復來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　朱註公惟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而使我心悲也

歐陽氏曰此道東人留公之意云爾東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虞惇按此詩以歐陽說為正其訓詁則朱子得之鄭箋於首章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末章云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

此皆衍説鴻飛遵渚毛鄭為優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申公説魯人睹周公德容而作是詩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隔句韻

興也　毛傳跋躐也　朱註胡頷下懸肉也　毛傳疐跲也　鄭箋公周公也　朱註孫讓也　毛傳碩大膚美也　朱註赤舃冕服之舃也几几安重貌

程氏曰狼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所以致困難者以其有貪欲故也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　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居止不安其常懼者喪屨喜者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者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瑕古音胡

興也　鄭箋不瑕不可疵瑕也

程氏曰周公之處巳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故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不以為戚周公遠則

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狼跋之作當在周公居東成王未啟金縢之前故序云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若金縢既啟悔泣迎公是已知公矣安得云王不知乎鄭云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太師終始無愆者誤也公孫碩膚鄭云孫遁

也如公孫于齊之孫孫避此成功之大美謂復子明辟也此說非是朱子云讓大美而不居指管蔡流言之變乃詩人廻護之辭愚亦以為未然管蔡流言周公東征詩書皆大書特書何煩掩飾廻護程氏說頗近理以錢說參之歐陽公以孫為順以碩膚為膚革充盈亦未免杜撰至毛傳云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蘇氏又云公孫周公也是詩專美周公何得又云成王之大美

而破斧九罭皆已明言周公不應此詩復假公孫為稱此二說尤支離迂曲不可從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讀詩質疑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質疑卷十六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小雅大雅

鄭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

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内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地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

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

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

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

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

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

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

過正之次也　陸氏曰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

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十四篇前儒申

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朱註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　陳氏曰周家之治至於文武其禮文浸以煩縟故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太史録之其

後或舉是事則復歌是詩焉　孔疏變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　春秋傳吴季札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小雅鹿鳴之什

孔疏風及商魯頌當國為别詩少可以同卷雅頌

篇數既多不可混并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 朱註謂之什者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孔疏案燕禮大夫為賓賓唯一人而云羣臣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主羣臣總

為賓也又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 朱註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 張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禮仕而未有祿君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不純臣之道也 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

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鄭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孔疏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是禮食用幣也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云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親饗有酬幣矣禮惟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　虞惇按周語先王之燕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容合好是燕禮亦有酬幣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朱註儀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又言宵雅肄三是上下通用之樂也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　嚴氏曰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上下分韻不必叶

興也　朱註呦呦聲之和也　鄭箋苹藾蕭也　朱註簧笙中之簧也　毛傳吹笙而鼓簧矣　鄭箋承猶奉也　毛傳筐篚屬所以盛幣帛也　朱註將行也　毛傳周至行道也

毛傳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　孔疏人君富有一

國位絶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愛樂實為至少故取懇誠為喻　王氏曰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朱註君臣以嚴為主朝廷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葢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惟在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

矣此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平去通韻

興也　毛傳蒿菣也　鄭箋孔甚昭明也視示同

朱註恌偷薄也　毛傳敖遊也

鄭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民使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　孔疏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謂禮成樂備乃

可以言語先王之道也　嚴氏曰與之燕飲而遨遊
庶乎從容款洽而有磨礱浸潤之益也　劉氏曰燕
禮有親疎之義有尊畀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内外之
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無有不備而我嘉賓踐其
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
之　范氏曰式燕以敖者禮之從容也莊而不至於
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

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　毛傳芩草也湛樂之久燕安也

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

毛傳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

嘉賓不能竭其力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

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

幣帛為悅哉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

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孔

叢子孔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舊說以此為周衰之詩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竊意孔子刪詩正樂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之首自當以序為正國風之關雎三家亦以為刺詩毛公詩序出而三家絀矣首章示我

周行鄭箋改示為寘又以周行為周之列位俱非是今從毛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　毛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

嚴氏曰使臣既還文王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為使臣之自道也　孔疏皆稱其疲

苦以勞之　毛傳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鄭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　程氏曰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　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此章陽句韻

賦也　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

曰騂遑暇啟跪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　朱註翩翩飛貌　毛傳鵻夫不也將養也

蘇氏曰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謂

其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朱氏曰使臣

勤勞於外不暇遂其恩私是鵻之不如也　范氏曰

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父母也為君者豈待其

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

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母

滿以反此章盬字不入韻

興也　毛傳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平

上通韻

賦也　毛傳駸駸驟貌　鄭箋諗告也

鄭箋君勞使臣述叙其情汝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

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

孔疏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探其情以勞之所以為悅　范氏曰卒章獨言將母者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錢氏曰鄉飲酒歌此以其勤王事而念父母有忠孝之道焉

四牡五章章五句

虞惇按翩翩者鵻應從蘇氏傳如鄭箋則與勞使臣之意不相合故不取其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之為後世法者衍說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鄭箋臣之出使當揚君之美延譽於四方則不辱命也　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

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曹氏曰燕以遣之禮也歌以樂之樂也　嚴氏曰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羣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華音敷隔句韻

興也　毛傳皇皇猶煌煌也　孔疏華草木之華也　毛傳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貌征夫行人也　王氏曰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　朱註懷思

也

蘇氏曰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高下之異臣奉君命以出每懷不及事之憂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　程氏曰慮不能宣上德達下情故每懐如不及也　嚴氏曰遣使之初預道其忠勤以勉其能然也　錢氏曰諸使臣皆同此懐故曰每懐外傳所謂懐和為每懐也　朱註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

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　鄭箋如濡鮮澤也　毛傳忠信曰周　鄭箋爰於也　朱註咨訪也　孔疏諏聚謀也

程氏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鄭箋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敎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

諆則可以諫君矣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諆諆音媒

賦也　毛傳如絲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　朱註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　毛傳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

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

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懐靡及諏謀詢度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懐和為每懐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每懐靡及毛傳云每雖懐和也謂雖懐中和猶自以為無所及葢本國語懐和為每懐

之義鄭箋改和為私謂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其說誤矣忠信為周亦本國語朱子從歐陽氏作周徧之周宜仍舊咨謀詢度内外傳微有異同今並載之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

孔疏按外傳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則此詩周公作也内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蓋棠棣本周公

傷管蔡失道而作之以燕兄弟取其相親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以親之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杜預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王氏曰棠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為文武治内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内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兄弟朋友之樂歌焉

申公說天子燕兄弟之歌　虞惇按棠棣韓詩序作夫移云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　毛傳棠棣棣也　鄭箋承華者曰鄂　朱註不猶豈不也　毛傳韡韡光明也　嚴氏曰凡今之人總言朋友妻子也

孔疏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程氏曰花蕚相依生相親力相承猶

人之有兄弟也　蘇氏曰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
其疎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以告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　毛傳威畏懷思裒聚也
鄭箋死喪可怖畏之事惟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朱
註至於積尸裒聚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　程
氏曰蓋甚言兄弟之相恃賴也　李氏曰兄弟之情
尤於死喪時見之莊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

棄也以天合者廹窮禍患害相收也　朱註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意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　毛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摇不能自舍猶兄弟之相救於急難況兹永長也

蘇氏曰人之患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惟兄弟

也　朱註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　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為而不與曰

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讐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葢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隣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朋友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務春秋傳作侮戎音汝元儒熊朋来五經説此與常武首章以修我戎並當音汝㧞高戎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亦倶訓汝古戎汝同音吴氏改務為蒙非是

賦也　毛傳鬩狠也　鄭箋禦禁務侮也　曾氏曰烝衆也　朱註戎助也

范氏曰兄弟雖内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　孔疏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

耳　王氏曰狠於内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　嚴氏曰言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　虞惇按國語富辰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註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狠猶禁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　諭遠也春秋傳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

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　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豆古田故反後同

賦也　毛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　朱註具俱也　孔疏孺骨肉相親屬也

許氏曰雖有陳列籩豆之盛而飲酒醉飽必兄弟具

在然後能和樂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隔句韻

賦也　毛傳翕合也

許氏曰雖妻子好合如瑟琴必兄弟皆翕合然後和

樂可久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家音姑

賦也　毛傳帑子亶信也

朱註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孥

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之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　蘇氏曰凡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乃所以宜室家而樂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也　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名焉而已矣　朱註此詩首章略

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四章則又以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求但有急難即當相助不幸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

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極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棠棣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箋解鄂不韡韡謂不當作拊原隰裒矣謂原隰以聚居之故能定高下之名不如友生謂禮義琢磨則友生急飲酒之飫謂圖非常之事議大疑於堂皆衍說也今多取朱註而以

諸家柰之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徳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　毛傳丁丁伐木聲　鄭箋嚶嚶兩鳥聲也

毛傳幽深也　鄭箋遷徙相視也　毛傳矧況也

朱註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

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　鄭箋其鳴之

志似於有友道然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　毛

傳君子雖遷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鄭箋鳥尚知居

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　蘇氏曰先王不

遺朋友故舊以為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

和平矣　程氏曰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邱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故下章以伐木起興焉　呂氏曰此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簋音九上去通韻

興也　朱註許許衆人共力聲也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　孔疏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　朱註泲之

而去其糟也　毛傳藇美貌羜未成羊也　鄭箋速
召也　朱註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　毛傳微無
也　鄭箋顧念也　朱註於嘆辭　毛傳粲鮮明貌
孔疏簋盛黍稷之器也　毛傳天子八簋　朱註
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　毛傳咎過也
蘇氏曰伐木至小矣而猶須友故君子於閒暇酒食
以燕樂之所以求其驩心也　朱註具酒食以樂朋
友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

李氏曰常人怨生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所以和平也　孔疏陳饋八簋謂食禮肥羜釃酒謂燕禮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暇古音豫後並同平上平去通韻

輿也　蘇氏曰衍多也　鄭箋踐陳列貌　朱註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　毛傳餱食也以筐

曰釃以藪曰湑　鄭箋酤買也　朱註坎坎擊鼓聲

毛傳蹲蹲舞貌

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薄物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

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舞我我舞之也鼓我我鼓之也　毛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

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兄弟謂父之黨母之黨　邱氏曰古者人君以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訓恭儉也食者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所以示慈惠其樂無算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然燕或因祭而餕或因勞而勞或閒暇而會中庸曰燕

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四牡皇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閒暇而時會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蓋關雎鹿鳴伐木諸篇漢儒皆以為刺詩矣伐木丁丁鄭箋云昔日未居位在農

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孔氏申之云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其說穿鑿不足據也有酒湑我以下鄭云此族人陳王之恩按此乃燕朋友故舊之樂歌宜但陳已之待臣不宜述臣之感已故今亦不取舊分六章章六句集註從劉氏以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知當為三章今仍之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

鄭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保安也　朱註爾指君也　虞惇曰爾其君者稱天以臨之　毛傳單信除開也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　朱註除除舊而生新也　毛傳

庶衆也

嚴氏曰使爾每事盡厚則何福不消受也使爾多行利益則何物不蓄庶也損上益下謂之益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皆以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天下無德外之福歸美之中有責難焉　朱註言天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顧氏曰福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戩盡穀善也　毛傳罄盡也　鄭箋遐遠也

顧氏曰罄無不宜者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　朱註爾既有以受天之祿矣天又降爾以悠遠之福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意正如此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賦也　鄭箋興盛也　毛傳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鄭箋言福禄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水縱長之時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

壽無疆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吉善蠲潔也　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

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毛傳饎酒食也享獻也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鄭箋公先公也謂

后稷至諸盩　朱註先王太王以下也君先公先王也　毛傳卜予也　鄭箋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孔疏少牢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是也　歐陽氏曰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豊潔酒食祀其先王先公而神亦降之福也

朱註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亦武王以後作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為爾德福古方墨反後並同

賦也　毛傳弔至也　鄭箋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毛傳詒遺也　程氏曰質實也　朱註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黎黑也黎民猶秦言黔首　毛傳百姓百官族姓也　鄭箋徧為汝之德言則而象之

朱氏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人君之大福也　孔疏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

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壽茂闕句韻

賦也　毛傳恒弦升出也　鄭箋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毛傳騫虧也　朱註承繼也　鄭箋枝葉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歐陽氏曰既欲其興盛又欲其永久殷勤反覆總以致其愛上之深意

天保六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以罄無不宜為羣臣舉事得宜以莫不興為草木暢茂禽獸碩大民之質矣為民事平以禮飲食皆衍說毛傳于公先王公事也亦非是吉蠲鄭箋作吉圭吉圭惟饎莤韓詩說云

㒳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

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無余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　鄭箋此

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　孔疏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敕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畧於西戎也　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情而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　虞惇按皇甫謐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尚書傳四年伐犬夷註犬夷昆夷也則

玁狁昆夷為難其在文王時明矣漢書匈奴傳穆王之孫懿王王室衰戎狄交侵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又以采薇出車為懿王宣王時詩葢秦火之後簡帙散佚經師習傳各有異同漢書所載或如棠棣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之類未可知然今不可考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通章隔句韻下四句亦可平去通韻

興也 毛傳作生也 鄭箋莫晚也靡無也 毛傳玁狁北狄也

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 孔頴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

也　朱註此設為戍役者之言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　孔疏叙其中情告之使之懷恩而恕寇也　程氏曰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馮氏曰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逐水草移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其俗寛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熊氏曰北狄畏

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生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前四句隔句韻下兩章同

興也　朱註柔始生而弱也　鄭箋烈烈憂貌定止聘問也

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見天時之變　范氏曰自作以至

于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矣　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孔疏方守北狄未得止息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　嚴氏曰將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此託為自道之辭而勉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来　疚古音几後並同来疚平上通韻不從叶

興也　朱註剛既成而剛也　鄭箋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為陽　毛傳疚病也　鄭箋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朱註不來者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華音敷

興也　毛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　鄭箋喻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王氏曰路戎路也　鄭箋君子將率

也　毛傳業業壯也捷勝也

朱註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也　王氏曰憂勤之至冀其功之速成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服蒲北反

賦也　毛傳騤騤彊也腓辟也　孔疏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役之所倚以避患也翼翼閑習也　鄭

箋弭弓反末也以象骨飾之助御者解轡紒也 孔疏魚獸名魚服以魚皮為矢服也 鄭箋戒警棘急也

程氏曰整車甲修器械日為警備玁狁之難甚急故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 毛傳楊柳蒲柳也遲遲長遠也

朱註設為役人預道其歸時之事見其勤勞之甚也

鄭箋極言其苦以説之　錢氏曰自上言莫知我

哀則知之者深矣　毛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

其死　范氏曰予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

則牛羊而已矣　嚴氏曰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周之

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黄周之所以衰

也　程氏曰古者戍役再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

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

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

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一月三捷箋云侵也伐也戰也說似太

拘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集註云腓猶芘也

鄭改腓為芘非訓腓為芘鄭氏好改經文以就

已說朱子因其改字即為字訓恐未安今從毛

出車勞還率也

鄭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
勞之異歌異日殊尊畀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
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牧古音墨牧與棘韻來與
載平去通韻如車攻五章之例詩人用韻之變格又牧
轉平聲為枚棘轉平聲為紀其反亦可通章乎去入一
韻從顧炎武之說也

賦也　虞惇曰我設為南仲自我也爾雅郊外曰牧

鄭箋自從也　虞惇曰天子殷王也文王以天子

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命我也　毛

傳僕夫御夫也　鄭箋載裝載也

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於郊稱奉天子

之命而來遂戒僕夫以趨王事之急也　孔疏蓋序

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旆旐旌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龜蛇曰旐旄干旄也鳥隼曰旟 孔疏

胡何也 毛傳旆旆旒垂貌 董氏曰禮徳車結旌

武車綏旌 鄭箋況茲也

程氏曰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

其事也 鄭箋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僕

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 呂氏曰古者出師

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 楊氏曰曲禮行

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陸氏曰禮交龍為旂旂東方也鳥隼為旟旟南方也熊虎為旗旗西方也龜蛇為旐旐北方也太常則象天焉環以覆之故繪日月星辰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　蘇氏曰王文王也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

之追稱也　朱註南仲文王之臣時大將也　毛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　鄭箋城于方為軍壘以禦敵也　蘇氏曰彭彭壯盛也　毛傳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赫赫盛貌襄除也

孔疏旂南仲所建也周禮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南仲為將尊行分得載旂以下或載旐或載旟也　程氏曰此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也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

擊為先　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于是車馬壯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華音敷

賦也　孔疏方華方生華也塗凍釋而泥塗也　毛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鄭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未有休息　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西戎又入也

嚴氏曰玁狁于襄北方定矣既而西戎復興於是以簡書就命南仲移師伐之此及下章述南仲承命西伐之事也　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出師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還師在道時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興也　鄭箋君子斥南仲也

鄭箋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晩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　程氏曰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兵出衆和四方傒應南仲之功於此尤盛　朱註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

力矣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　毛傳卉草也　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　毛傳夷平也

鄭箋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還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當獻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

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輔氏曰但曰玁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畧地屠城輿師蹀血也錢氏曰禦玁狁而伐西戎漢通西南夷以斷匈奴右臂即是法也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為制禦玁狁而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兵家之勝筭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天子紂也王文王也毛鄭於此詩以王與天子俱為殷王非是朱子不主小序遂以王與天子俱指文王亦非也蘇氏曰王文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為文王而不得為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追稱之詞此詩之作葢非文王之世矣此說與序最為合惟以天子命我之我為文王則非是我出我車二

句毛以為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以為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則歐陽氏已駁之朱子云前車已至牧而後車猶在郊亦未知然否疑郊牧亦是通言不必如此之拘也喓喓草蟲以下六句歐陽氏以國風草蟲之詩有之遂以為室家思念之語而朱子從之今玩下文赫赫南仲詞氣奮揚恐非閨中之語且其室家無端而作薄伐西戎之想殊亦無謂杕杜女心傷止乃勞還役之詞

以此施於將卒則不莊今仍主舊說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杜盬偶句韻

興也　毛傳睆實貌　呂氏曰杜有實秋冬之交也

鄭箋嗣續也　李氏曰以日繼日無休息也　鄭箋十月為陽遑暇也

鄭箋序其男女之情以悅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

時云歲亦莫止　朱註此時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興也　邱氏曰萋萋新葉也　呂氏曰葢春將暮矣

朱註歸止言可以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毋潙以反

興也 呂氏曰杞可食春已暮矣 毛傳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鄭箋杞非食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也 朱註車敝矣馬罷矣征夫之歸當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疚音几近古音記崧高鄭箋云如彼記之子之記恤質韻質為支微齊佳之入聲平上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載裝載也　毛傳逝往恤憂也　鄭箋偕俱會合也

朱註征夫不裝載而來憂之固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也　鄭箋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或卜之或筮之合言于繇為近征夫於今近耳　孔疏言汝室家念汝如是也

范氏曰以卜筮終之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

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嚴氏曰詩四章皆不言戍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樂爲何如所以深慰勞之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朱註此燕饗通用之樂歌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賦也　毛傳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

鯊鮀也

李氏曰寡婦之笱而獲鱨鯊見物之盛多也　孔疏

酒美而魚又多能備禮也　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

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

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閒暇為酒醴以燕樂之既

旨且多無所不備也　黃氏曰萬物盛多而舉魚以

微者言之也詩人言萬物不得其性則曰魚在在藻

言豐年之兆則曰衆維魚矣亦此意也　毛傳古者

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

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

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

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

不涸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賦也 毛傳鱧鮦也

鄭箋酒多而此魚又美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有旨以

賦也 毛傳鰋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平上通韵下章同

賦也　蘇氏曰偕齊也

呂氏曰物雖嘉旨然陸産不如水産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顧夢麟曰此三章復與前三章各相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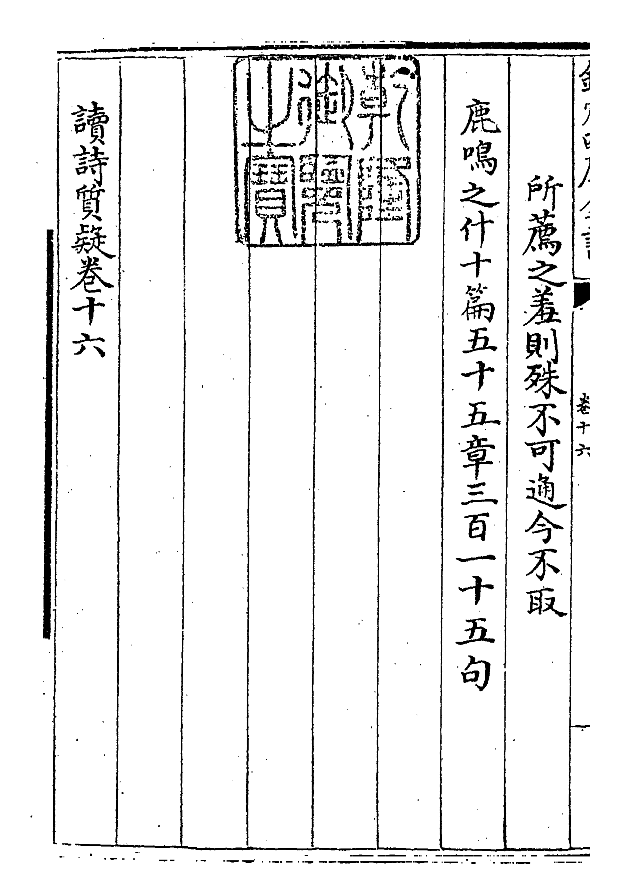
賦也　呂氏曰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閑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蘇氏曰多則

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多而能嘉
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朱註按儀禮鄉飲
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
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享賓客上下
通用之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虞惇按正義以君子有酒旨絕句且多二字為

句言酒既旨美魚復衆多下三章還覆上三章首章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且有六章云物其有矣明是緊疊上文謂之物者皆指魚也朱子以有酒為句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似不如舊說為善又註云此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盛也按詩中錯舉鱨鯊魴鱧鰋鯉未必皆所薦之羞推之南有嘉魚南有樛木翩翩者鵻亦以為



所薦之羞則殊不可適今不敢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讀詩質疑卷十六